

内蒙古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内蒙古“城寺”美岱召考述

姓名：银光平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专门史

指导教师：薄音湖

20090512

内蒙古“城寺”美岱召考述

摘要

美岱召是蒙古土默特部在丰州滩上修建的第一座召庙，也是塞北草原唯一的一座“城寺”建筑，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美岱召，一、二部分以时间为顺序从明朝和清朝分别介绍这一时期美岱召的状况。第三部分从建筑格局——“城”和“寺”介绍美岱召的建筑特色。第四部分主要讲述了延续至今的五月十三灌顶节庙会，通过庙会的盛况、举行的宗教活动以及参与者的目的说明了美岱召及庙会的社会潜功能。第五部分介绍了美岱召在土默特及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地位和文化价值。

关键词：美岱召；建筑；宗教活动；地位与价值

INVESTIGATION OF “TEMPLE” MEIDAIZHAO IN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Mei DaiZhao is the first temple at FengZhou beach of Tu MoTe in Inner Mongolia province. It is also the only one temple building in SaiBei grassland. So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local culture. In this study, there are five parts to introduce Mei DaiZhao from th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parts, it focuses on status of Mei DaiZhao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n its special architecture pattern is introduced from the “city” and “temple” facets in third part. The last two bodies are main parts to investigate its effects on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value on local area and Inner Mongolia province. Expecially the “GuanDing temple festival” held on 13rd May every year is the best illustration for these.

KEYWORDS: Mei DaiZhao; Architecture; Religion activities; Status and Value

原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除本文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内蒙古大学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银光平 指导教师签名：陈音同
日 期：2010.5.22 日 期：2010.5.22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使用承诺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内蒙古大学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全部内容或部分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构、部门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也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为保护学院和导师的知识产权，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属于内蒙古大学。作者今后使用涉及在学期间主要研究内容或研究成果，须征得内蒙古大学就读期间导师的同意若用于发表论文，版权单位必须署名为内蒙古大学方可投稿或公开发表。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银光平 指导教师签名：陈音同
日 期：2010.5.22 日 期：2010.5.22

前言

一、选题意义

美岱召位于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境内呼包公路中段，北依大青山，南临黄河，东西是漫漫的土默川，气势雄伟恢弘，风格隽永独特。它是蒙古土默特部在丰州滩上修建的第一座召庙，也是塞北草原堪称一绝的既有城也有寺的“城寺”建筑。时至今日，它仍以独特的身姿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游客。

美岱召是由明代土默特部领主俺答汗(Altan qayan, 亦译“阿勒坦汗”，1508～1582)主持兴建的一座佛教寺庙。蒙古地区民众原来笃信萨满教，但随着生产力及社会的进步，萨满教的教义和野蛮习俗已渐渐不能够适应新的社会的发展了，这时经改革的藏传佛教在阿兴喇嘛的介绍下再次传入蒙古高原，喇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教义正符合俺答汗渴望社会稳定、人民安定的愿望。俺答汗采用政治手段摒弃萨满教弘扬喇嘛教，随后喇嘛教犹如一股飓风刮过草原，迅速占据了统治地位。美岱召是喇嘛教在蒙古草原上的第一座佛教寺庙，是宗教与政治相结合的产物，是喇嘛教入蒙古的重要弘法中心，同时也标志着土默特地区从游牧生活到半农半牧生活的转变，是土默特部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研究明代蒙古和土默特部历史的珍贵遗迹。¹它不仅对研究明代蒙古史、明清对蒙政策以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也是研究蒙古族文化的重要遗迹。

但是，就目前情况来说，史学界对这座寺庙的认识还不十分清楚，尤其是美岱召的早期情况，说法莫衷一是。有的说美岱召是明朝赐名的福化城，有的说美岱召就是大板升城，有的说美岱召是俺答汗的“离宫别馆”，还有的说美岱召是三娘子庙，同时对美岱召泰和门上石匾文字的阐释也是各执一词，给准确了解美岱召带来了混乱。²现在作者选择以美岱召为题作为毕业论文，力图从它出现的背景、建造、寺庙的布局以及盛衰过程的考述，较清楚地勾划出美岱召的历史沿革，同时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做出粗浅的探讨，希望使问题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解

¹ 李逸友《土默川上的第一座明代城寺——美岱召》，土默特志编委会编《土默特史料》第16辑，1985年。

² 于永发《美岱召别议》，土默特志编委会编《土默特史料》第16辑，1985年。

决。

二、研究现状

研究美岱召的专著到目前为止有，苗润华、杜华《草原佛声——蒙古地区黄教第一寺美岱召记》（2008年），这部著作分四个部分来阐述美岱召，第一章《催生晋商、徽商的通贡互市》介绍了美岱召的前身——大板升城，以及当时的明蒙关系；第二章《消弭征战的仰华寺灌顶》探讨了美岱召出现的缘由及明清时期的喇嘛教与美岱召的关系；第三章《先城后寺的美岱召》和第四章《壁画中的佛国》分别从建筑和壁画艺术方面对美岱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乔吉《内蒙古寺庙》（2003年）的“美岱召”部分，交代了美岱召的基本情况并对泰和门石匾上的刻字进行了诠释。乔吉《蒙古佛教史》（北元时期，1368—1634）（2008年）第二章第三节《关于阿勒坦汗建立第一座佛寺及相关问题》，从美岱召建成的时间、特点以及建筑风格和地理特点来做了考察。荣祥、荣庚麟《土默特沿革》（1981年）中荣祥先生的《“福化城”考略》，就福化城与美岱召的关系进行了考证。另外，余元鑫的《内蒙古历史概要》（1958年）以及陶克涛《内蒙古发展概述》（上册，1957年）的有关章节虽然只写了大板升城的前身，但也可以作为本文的参考资料。

更多的是专题论文，这些论文对美岱召的有关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作者都下了很大功夫，使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比如：对美岱召泰和门上的石匾文字进行研究的有：王德恭《美岱召泰和门题记证误》（《土默特史料》第14辑，1984年），金申《美岱召城门石匾再考释》（《包头史料荟要》第12辑，1984年），金晨光《美岱召泰和门石匾铭文考释》（《蒙古学信息》2004年第4期），薄音湖《明美岱召泰和门石刻考》（《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王大方《美岱召明代“皇图巩固”石匾》（《内蒙古地方志》2003年第3期）。从美岱召的前身渊源进行探讨的有：李漪云《“福化城”考辨》（《内蒙古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李漪云《大明金国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李漪云《大板升城考》（《蒙古史学会论文集》，1981年），于永发《美岱召别议》（《土默特史料》第16辑，1985年），薄音湖《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建城年代重考》（《内蒙古

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李逸友《土默川上的第一座明代城寺——美岱召》(《土默特史料》16辑,1985年)。介绍美岱召布局的有姚桂轩《塞北城寺美岱召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从壁画中考述蒙古族文化的有金申《从美岱召壁画看元明以来的蒙古族服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对遗存进行研究的有王磊义、姚桂轩《美岱召遗存之我见》(《阴山学刊》2003年第5期),从初建情况考察的有姚旭《美岱召始建情况初探》(《职大学报》2008年第4期),对美岱召的有关资料进行整理的有于永发《美岱召及有关资料》(《土默特史料》第16辑,1985年),从散失于民间的契约中研究清代美岱召的有苗润华、姚旭、姚桂轩《美岱召旧存契约》(载《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年第1期)。

以上这些专著和论文有许多颇具启发性的论述,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

三、主要史料

因为美岱召早期的修建和发展主要发生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俺答汗同明朝建立和平互市关系前后,所以在明人著作中相关的历史记载较为丰富,只是直接涉及美岱召的记载并不多,且彼此抵牾,需从相关记载中爬梳勾稽和鉴别。主要史料有:

官修史书《明实录》、《明史》等;

私人著述《万历武功录》、《大隐楼集》、《北虏风俗》、《三云筹俎考》、《云中降虏传》、《全边略记》等;

丛书《明经世文编》等;

蒙古文史书《阿勒坦汗传》、《蒙古源流》等。

清代史书关于美岱召的记载极少,但因美岱召建筑留存至今,有很好的管理并不断得到保护和修缮,相关的描述介绍文字较多,且能亲身前往考察,所以可据此对清代及其后的美岱召做出一些探讨。本文主要利用了苗润华、杜华《草原佛声》一书中的资料,苗润华先生曾多年在美岱召文物保管所供职,直接参与美岱召的管理,对美岱召极为熟悉,他和包头地区诸位地方史志专家提供的鲜活资料,值得信赖。

一、明代的美岱召

1、美岱召出现的背景

公元 1368 年，明朝建立，元顺帝北走草原并继续保持政权，史称“北元”。明朝对重新退回草原的蒙古政权实施了毁灭性的“犁庭扫穴”式的军事、经济摧毁，试图彻底剿灭元朝的残余势力，以绝后患。在明军强大的攻势下，蒙古政权日见衰微，经济也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蒙明长期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北朝时期的敕勒川即明代的丰州滩上那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的繁荣景象已不复存在，宣德九年（1434）大同总兵郑亨说：“比年北虏穷困，咸慕德化，相率效顺。其所来者，衣裳破弊，肌体不掩；及有边境男妇旧被掳掠逸归者，亦皆无衣裳。”草原牧民过极其艰苦的生活。到十六世纪八十年代，这种情形依然没有改变，当时的宣大总督王崇古描述蒙古人的生活状况说：“其瘦饿之形、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¹蒙古草原的经济确实已接近于崩溃的边缘。

1510 年，蒙古“中兴英主”达延汗重新统一了蒙古，蒙古被划分为六个万户，左右两翼各三万户。但达延汗逝世后，当年的“中兴”大业昙花一现，蒙古政权又陷入漫长的混乱之中。其后俺答汗凭借其突出的军事政治才能完全统驭了蒙古右翼三万户，势力范围东抵宣府、大同边外，西至河套。嘉靖十年（1531 年），俺答汗为解决当时草原严峻的经济形势，向明朝提出互市请求，他“拥十余万骑至延绥，声言入贡买卖。”²但明廷以“天朝”自居，妄自尊大，拒绝俺答汗的贡市要求。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二月，俺答汗会集蒙古诸部首领再次向明朝提出农具、种子的要求，并表示和平的愿望：“边内种田，边外牧马，夷汉各不相害，东起辽东，西至甘凉俱不入犯”，³仍然遭到拒绝。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八月，俺答忿于求贡不成，率军围明都北京，释放所俘马房内官杨增，“使

¹ 王崇古《酌许虏王诸乞四事疏》，《明经世文编》卷 318，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 年。

² 翟九思《万历武功录》卷 7《俺答列传上》，薄音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8 页。

³ 《明世宗实录》卷 323，嘉靖二十六年四月己酉，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 年。

持书入城求贡。”¹明廷迫于俺答汗的威势，不得不在第二年为俺答汗开马市，但仅仅一年之后，马市即被关闭。俺答汗一次次的通贡互市要求遭到明王朝的拒绝，明蒙双方的战争继续进行。为了解决生活所需，蒙古骑士不断深入内地进行掠夺。嘉靖三十六年（1557）秋八月，“俺答众二十万入雁门塞，破应州四十余堡”。²隆庆元年（1567）九月，“俺答寇山西石州，陷之，杀知州王亮……山西骚动。”³类似的战争记载，史不绝书。战争造成双方大量人马死伤，房屋良田被毁，边境之民肝脑涂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田地荒芜，哀鸿遍野。

直到隆庆四年（1570），发生了俺答之孙把汉那吉降明的事件，双方才以此为契机，促成了著名的“隆庆和议”，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俺答汗渴求多年的通贡互市终于得以实现。互市的实现不仅使明蒙贸易逐渐繁荣起来，更重要的是带给了双方的安定太平，使得明蒙百姓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生产生活，进行正常的经济交流。在和平的环境下，土默特地区的农业得到进一步开发，城镇得以顺利建设，宗教文化也有了新的发展。

美岱召的出现，与土默特地区农业的发展、明蒙关系的变化、俺答汗的雄才大略、藏传佛教传入蒙古等息息相关。

2、美岱召与大板升

城镇的建设是农业和手工业产生和发展的结果，土默特地区最早的城镇是以板升一名出现的。

在“隆庆和议”之前，俺答汗针对明朝的经济封锁，在积极向明朝寻求通贡互市的同时，又实施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的政策，全力推动土默特地区的经济类型向半农半牧方向转化。

俺答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统治者，面对经济困境，他没有完全走前辈们的老路——靠抢掠来维持生存，而是积极的寻求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土默川地区土地肥沃，是发展农业生产的理想沃土，但蒙古人长期以游牧为生，对农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知之甚少。于是，依靠高素质的劳动者——汉族军

¹ 张廷玉《明史》卷327《鞑靼传》，中华书局，1974年。

²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0《俺答封贡》，中华书局，1977年。

³ 同上。

民，吸引汉族人才流入便成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条捷径。广纳贤才，人尽其用，是俺答汗成功开发土默川的关键。

农业人口主要来自内地。首先，是被俘掠而来之人。俺答汗不断深入内地，“岁掠华人以千万计。”¹隆庆封贡以前，这种“强制移民”是土默川汉人的主要来源和劳动力。

其次，是逃亡出塞的士卒和贫民。明中叶，卫所制度逐渐遭到破坏，军纪废弛，军队将领不但任意克扣士兵粮饷而且还经常严酷虐待士兵，导致边兵斗争不断。如嘉靖三年（1524）和十二年（1533）大同两次兵变，“三年七月，大同军叛，多走出塞降虏……十二年十月……大同军复叛，发兵讨之，久不克，与虏通。十三年闰二月，遣大臣赈抚大同，叛者北走从虏几千人。”²还有不少贫民在腐朽的明王朝的残酷统治与压榨下，生活举步维艰，不得不背井离乡，亡入塞外，来到蒙古族人民生活的地方，其中以山西、陕西灾害严重地区北逃的边民人数最多。俺答汗采取积极吸纳的政策，对逃来之人的劳役和赋税都比明朝轻，因此到草地耕种糊口的人数不断增加。

第三是一定数量的白莲教徒。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边境地区的农民利用民间秘密宗教——白莲教起义，失败后，不少白莲教首领与教徒逃往塞外投奔俺答汗。如嘉靖年间山西白莲教起义失败，一部分首领与教徒丘富、赵全，率其党李自馨、刘四、赵龙、吕老十、猛谷王之属叛归俺答。白莲教徒也是土默川的重要劳动力来源。

第四是汉民中有知识有文化之人。俺答汗贴出招募汉人的榜文，公开悬书求贤，“丘富说俺答大收知略士，悬书穹庐外，曰：‘举人诸生幸临者，我厚遇之，与富等。’于是边民黠知书者……日诣虏帐，趾相错。俺答令富试之，能者使统众骑，否则给瓯脱地，令事锄耨。”³这一政策吸引了不少汉族有文化之人。

对于这些出塞的汉人，俺答汗知道只有靠他们才能发展土默川的农业，所以给予他们优厚的政策，赐给帐幕、牛羊和耕畜，奖励他们努力耕作。大批的汉人

¹ 方逢时《云中处降录》，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² 郑晓《皇明北虏考》，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8—219页。

³ 冯时可《俺答前志》，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在土默川建筑固定的房屋，耕种大片土地。“在蒙区的一大批汉族定居者，向俺答提供了一个造成其自足经济基础的良机。他们的技能和知识对蒙古社会是一种宝贵财富，如果情况尽如人意的话，将改变生产基础。俺答对这些汉人的信任根植于他们在蒙古社会经济改革中潜在的价值。”¹

经过汉民的努力，土默特地区出现了“开良田数千顷”的前所未有的景象，农业从无到有并得到很大发展，同时定居的房屋也成片地建筑起来。这些定居的房屋，被称之为“板升”。

《读史方輿记要》载：“明嘉靖初，中国叛人逃出边者，升板筑墙，盖屋以居，乃呼为板升。有众十余万，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陂谿涧之险，耕种市廛，花柳蔬圃，与中国无异，各部长分统之。”²

板升(bayising)一词，是蒙古人对定居村落的称谓，亦作“报申”、“拜牲”、“白生”等。有人认为是汉语“百姓”的音译，有人认为来源于“升板筑墙”的建筑方式。但板升就是指定居房屋及其居民的意思则没有问题，如《明实录》说“板升，华言城也”，《明史》说“板升，华言屋也”，《开原图说》说“板升者，夷人之佃户也”，都将板升同游牧民所居的帐幕区别开来。因为板升为汉人所建，在板升内居住的也主要是汉人，所以在明人记载中，凡称“板升之民”，皆指从内地来到土默特地区的汉人。

根据板升主人地位的高低和板升的规模大小，又有大板升、小板升之分。隆庆四年(1570)明蒙议和时，明朝审问从土默特引渡回来的汉人赵全等人，赵全等人交待：

“大小板升汉人可五万余人，其间白莲教可一万人，夷二千余人，皆有酋长……大板升，则冯世周、孟大益……十二人；小板升，则东打儿汉、火力赤……三十二人。”³

据此可知，当时所谓大板升有十二个，小板升有三十二个，而且所有者均为汉人，其中东打儿汉、火力赤等，实际上是进入土默特的汉人因主动“胡化”而起的蒙古名字。

¹ 费克光《论嘉靖时期(1522—1567)的明蒙关系》，《民族译丛》1990年第6期。

² 顾祖禹《读史方輿记要》卷44《山西六》，中华书局，2005年。

³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8《俺答列传下》，薄音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2页。

板升的初建，早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即已因俺答汗的倡导开始着手了：

“其二十五年春……是年四月，俺答阿不孩及兀甚娘子（见）[建]砖塔城，用牛二俱耕城……又治窑一座。大欢，以为偃旗息鼓，归休田野，岂不大愉快哉！”

1

同二十五年，明军堡卒董宝报告说：

“是日，虏帅五十骑到堡，索我木工、画工、铁工，往丰州盖城。”²

蒙古文史书《阿勒坦汗传》则说，嘉靖三十六年（1557）俺答汗开始倡修八大板升：

“妙圣阿勒坦汗于红蛇年（1557），
倡修五塔与八大板升（nayiman yeke bayising），
令种谷薯及诸多果木，
种植美味食物于蒙古地方，
倡导种植之情如此这般。”³

赵全等人所说的十二个板升在赵全诸人被引渡回明朝以及明蒙议和之后，变化情况史无明文，但八大板升一名却延续了很久。万历四十年（1612）明兵科给事中赵兴邦向朝廷奏报土默特内部争夺领主之位和顺义王位的情况时说：

“虏封未妥，成命久悬……臣所闻有可虑者二，卜石兔（俺答汗五世孙、土默特领主、第四代顺王）、素囊（俺答汗之孙）讲争八事，如归化城、银佛殿、八板升及市马之类……。”⁴

以上谈了板升的产生和发展，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揭示美岱召的由来。美岱召既然是一座城，那么它与可被称之为“城”的板升是否有关系，或者说，它是否是众多板升中的一个呢？《万历武功录》有如下记载：

“其（嘉靖）四十四年（1565），（赵）全与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僭称俺答为皇帝，驱我汉人修大板升城，创起长朝殿九重。期五月既望日上梁，焚楮赞呼万岁，如汉天子礼。会天怒，大风从西南起，梁折，击主谋宋艮儿等八人。答

¹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俺答列传上》，薄音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46页。

²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俺答列传上》，薄音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³ 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第81、82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

⁴ 《明神宗实录》卷503，万历四十年十二月庚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影印本，1962年。

畏，弗敢居。”¹

第二年（1566），赵全诸人继续为俺答汗修盖宫室：

“其（嘉靖）四十五年……三月，（赵）全与自馨、彦文、天麒等，遣汉人采大木十围以上，复起朝殿及寝殿，凡七重，东南建仓房凡三重，城上起滴水楼五重，会画工绘龙凤五彩，艳甚。”²

李漪云先生考证了这个大板升城的地望，³他的主要根据是《北虏风俗》附《北虏世系》中所载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的驻地与大板升的位置：“把汉那吉……在山西偏关边外西北哈朗兀住牧，离边三百余里……。子二，冷克木台吉、不速布台吉，二酋俱住牧哈朗兀，即大板升以西是也。”⁴哈朗兀即蒙古文史书《阿勒坦汗传》中的“哈鲁兀纳山”（Quruyun-a qan）或“哈喇兀纳山”（Qarayun-a qan），均为蒙古人对大青山的称呼。⁵而偏关边外西北三百余里的哈朗兀，应指今包头市萨拉齐北面的大青山。李漪云先生进一步推测，这个大板升城可能同美岱召有密切关系。

后来，于永发先生完全断定，此大板升城就是美岱召。⁶苗润华先生同样认定此大板升城即为美岱召无疑。⁷

但是，前面所引《万历武功录》“驱我汉人修大板升城”云云，并不准确。瞿九思撰《万历武功录》确曾利用不少邸抄塘报等官方材料，这些材料多已不传，可是涉及前面这些内容的材料却仍可得见，此即《赵全献牍》。《赵全献牍》是赵全被明朝引渡回来之后，明廷有关院部对他审讯的记录，是珍贵的第一手史料，相关内容的价值超过《万历武功录》。《赵全献牍》同《万历武功录》相应的记载是：

“嘉靖四十四年（1565）间，（赵）全与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各又不合献谏，将俺答僭称皇帝伪号，驱使被掳汉人，于大板升迤东与俺答修城一座，采打木料，于内起盖长朝殿九间。于本年五月十五日上梁，烧纸，赞呼万礼。行礼

¹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俺答列传中》，薄音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² 同上。

³ 李漪云《大板升城考》，《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集》（1981），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⁴ 萧大亨《北虏风俗》附《北虏世系》，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1页。

⁵ 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第145、291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

⁶ 于永发《美岱召别议》，载《志之余》，远方出版社，2001年。按，此文写于1985年。

⁷ 苗润华、杜华《草原佛声》第一章第二节《阿勒坦汗建都大板升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

间，上天忽起大风，将梁刮落，致将逆犯宋银儿及不知名真夷七八人打死。俺答畏惧，不敢内住。”¹

第二年（1566），赵全诸人继续为俺答汗修盖宫室：

“嘉靖四十五年……本年三月内，全与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各又不合驱使掳去汉人，采打木植，于俺答前盖朝殿后盖寝殿七间，东南角建盖仓房三间，又于城上周围建盖两滴水楼五座。”²

应该说，瞿九思是看到并利用了《赵全献牍》的，所以《万历武功录》中的相应文字同《赵全献牍》相差不多，但是关键的一句话却大不相同。《万历武功录》说赵全等人“驱我汉人修大板升城”，而《赵全献牍》则说“于大板升迤东与俺答修城一座”，一谓所修即为大板升城，一谓所修之城在大板升城之东。两相比较，我们当然应该以《赵全献牍》所载为准，即赵全等人为俺答汗所修的城和宫殿不是大板升。

著名的大板升是谁的呢？它是赵全的。《赵全献牍》又载：“（赵）全住大板升……分立头目一十二名，冯世周、孟大益……各管七百名不等，俱属全总管。外仍有小板升三十二处，小头目三十二名，东打儿汉、火力赤……各管汉人八百或九百余名，各在丰州川分地住种。”³

我认为，李漪云先生前引文对大板升城地望的考证颇有道理，即大板升应在今萨拉齐一带，那么大板升迤东的俺答汗的城和宫殿应与大板升相距不远，将其比定为美岱召，应当是合理的。只是由于史料缺乏，当时为俺答汗修建的这座城的名称已无从考究了（称其为美岱召是后来的事），城内的朝殿、寝殿、仓房同今天美岱召内的建筑物怎样比对，也难以进行，唯有所筑之“城”和城上“两滴水楼五座”，或可同今天所见美岱召的城墙和四个角楼再加上城门楼相当。

3、美岱召与福化城

明人记载中，还提到一个福化城，研究者对福化城同美岱召的关系进行过热

¹ 《赵全献牍》，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3页。

² 同上。

³ 同上，第115页。

烈的讨论，其中还涉及福化城同归化城的关系。

“福化”一名首见于方孔炤《全边略记》：“（万历）三年（1575），俺答请城名，上赐其城曰福化。”¹

此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也有相似的记载：万历三年“十月，俺答乞佛像蟒段，且城市成，求赐名。赐城名福化，量给其请。”²

著名的归化城（呼和浩特前身）之得名，《全边略记》则说是在万历九年（1581）俺答汗去世之后：“（万历）九年十二月，顺义王俺答死，三娘子以讷闻……三娘子名哈屯，另筑城居，朝廷赐名归化。”同书又载：“（万历）九年辛巳，赐俺答祭，赐三娘子城名曰归化。”³

可是在《明实录》中，万历三年给俺答汗赐的城名却是“归化”：

“顺义王俺答遣夷使乞佛像、经文、蟒段等物。所盖城寺乞赐城名。镇臣以闻。部复，谓俺恪守盟约，禁戢部落，迄今五载，劳委可嘉，所请勿拒也。上然之，赐城名归化，佛经、佛像许该镇量写铸给与……。”⁴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谈迁《国榷》记载与《明实录》相同，根本没有提到赐城名“福化”之事。

如何解释上述记载的矛盾，形成了以下几种意见。

荣祥先生根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认为“寿灵寺”（清代称美召为寿灵寺）就是俺答于万历三年建成并请赐名的“福化城”。⁵

胡钟达先生以方孔炤《全边略记》、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互相印证，认为方孔炤作为明朝兵部职方司员外郎，所利用的都是自己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和实录秘藏，资料价值更高，因而纪录也更为可靠，从而否定了《明实录》、《国榷》、《万历武功录》的纪录。即认为俺答万历三年建成并予赐名的是福化城，万历九年建成并赐名的是归化城，福化城只是俺答汗的一座离宫别馆，它就是美岱召。⁶

¹ 方孔炤《全边略记》卷2《大同略》，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2页。

²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0《俺答封贡》，中华书局，1977年。

³ 方孔炤《全边略记》卷2《大同略》，卷12《师中表》，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4—95、536页。

⁴ 《明神宗实录》卷43，万历三年十月丙子，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影印本，1962年。

⁵ 荣祥、荣庚麟《土默特沿革》附录《福化城考略》，土默特左旗文化局编，1981年。按，荣祥先生此文写于1957年。

⁶ 胡钟达《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建城年代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

李漪云先生不同意荣祥、胡钟达二位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全边略记》、《明史记事本末》的记载不可靠，《明实录》等史书的记载是正确的，断言不存在一个福化城，福化城是杜撰，因此谈不上福化城就是美岱召。¹

于永发先生的看法与李漪云先生相同，也认为“美岱召并非福化城”，“福化城并不存在”。²

薄音湖先生依据新史料郑洛《抚夷纪略》，指出万历八年（1580）俺答汗又有一座规模不大的新城修完，要择吉日请明宣大总督郑洛光临，认为这座城可能就是类似俺答汗离宫别馆的福化城，支持了胡钟达先生的观点。³

乔吉先生较多地利用了蒙古文史书《阿勒坦汗传》的记载，结合汉文史料，认为俺答汗建了两座城，万历三年建成的是呼和浩特，但不是后来的呼和浩特，而是福化城，“福化”一词是“呼和”一词的另一读音，福化即呼和浩特就是美岱召；万历九年（1581）建成的是“哈斯呼和浩特”（玉呼和浩特），它才是后来的呼和浩特，亦即明帝赐名的“归化城”。⁴

以上是各位前辈学者的观点，显然矛盾重重，这是因为史料抵牾，使得问题格外复杂所致。在他们的启发下，现在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前面我们已考证认为美岱召的前身不是大板升城，它是赵全等人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在赵全大板升迤东修建的那座城及宫殿仓房。我认为这是美岱召的始建情况，其后美岱召续有增建改建和发展。

美岱召初建时，城内并无寺庙，增建寺庙是俺答汗皈依佛教之后所为。

蒙古族上层信奉藏传佛教是在元朝时期，元以后藏传佛教在北方草原上渐无声息。十六世纪六十年代，俺答汗在行兵青海时曾接触过西藏喇嘛，再次唤起他对藏传佛教的兴趣。1571年同明朝实现“隆庆和议”后，他的皈依佛教之心愈益强烈，这一年有一位西藏黄教阿兴喇嘛（Asing lam-a）来到土默特，向俺答汗讲述佛法，同时将俺答汗比作元世祖忽必烈，要他仿效忽必烈延请八思巴的盛举，再次在蒙古地方弘扬佛教。⁵阿兴喇嘛的说教符合俺答汗称霸蒙古的雄心和皈依

¹ 李漪云《“福化城”考辨》，《内蒙古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² 于永发《美岱召别议》、《呼和浩特的建城年代》，载《志之余》，远方出版社，2001年。

³ 薄音湖《呼和浩特城（归化）建城年代重考》，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⁴ 乔吉《蒙古佛教史：北元时期1368—1634》，第二章第三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

⁵ 阿兴喇嘛向俺答汗宣讲佛法的论述，见薄音湖《十六世纪末叶西藏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乔吉《蒙古佛教史：北元时期1368—1634》，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

佛教的志愿，俺答汗立即付诸行动。

明朝是土默特的近邻，俺答汗一方面向明朝请求佛教经典和僧人，一方面请求明朝支持修建寺庙。《万历武功录》载：隆庆六年（1572）四月：

“俺答既还，益诵佛经，专以杀生灵为戒，独恨不达佛理，乃请西番刺麻公木儿榜实、公实榜实、黄金把实、恰打儿汉。上亦遣二刺麻，皆训以经义，帅俺答归善道。于是，俺答请工师、五采，建寺大青山……。”¹

明宣大总督王崇古在隆庆六年七月曾接到俺答汗给明朝皇帝的一封信，俺答汗在信中也表示要在大青山修行的意愿：“我已归善道……我看下大青山前可修奉佛看经，永远相和，乞赐匠役、颜料。”²

这两条史料表明，俺答汗向明朝请求“工师、五采”即“匠役、颜料”，是为了建寺，而此寺建在大青山前。美岱召正处于大青山南麓山脚下，所以将俺答汗此次所建寺之处比定为美岱召之内，或无大谬。³

如果此论成立，那么可以断言，隆庆六年开始，俺答汗在美岱召修建寺庙，它是蒙古地区的第一座寺庙。从俺答汗接受西藏黄教喇嘛阿兴喇嘛的教化，以及他向朝朝累次请求藏文蒙文佛教经典来看，这座寺庙应是黄教寺庙，苗润华、杜华先生所著《草原佛声》的副标题是“蒙古地区黄教第一寺美岱召记”，是正确的。不无可能，正因为美岱召内有了寺庙，从此它就有了充满宗教色彩的“福化城”这个名字，蒙古人不大可能为自己的寺庙起这样的名字，“福化”很可能就是明朝皇帝所赐，只是我们还不清楚具体的赐名时间。

有了寺庙的美岱召以后仍在不断地修建新的建筑物。明宣大总督郑洛《抚夷纪略》载，俺答汗在赴青海会见三世达赖喇嘛之前的万历五年（1577）四月，给郑洛与信要求：“我留下修城盖寺的人所用颜料诸物，望乞讨与。”万历八年（1580）四月，俺答汗从青海归来，又给郑洛写信，请郑洛光临新城：“王使使来，书称：城已修完，是老大人之力，烦差一好阴阳来与我择吉进城，我具筵宴请老大人光临。”⁴

¹ 翟九思《万历武功录》卷8《俺答列传下》，薄音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7页。

² 王崇古《少保鉴川王公督府奏议》卷8《为虜王修贡乞恩酌议贡市未妥事宜慰华夷以永安攘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万历二年刻本。

³ 乔吉先生即认为俺答汗此次建寺是在美岱召。见乔吉《蒙古佛教史：北元时期1368—1634》，第二章第三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

⁴ 郑洛《抚夷纪略》，《虜王西牧申明约法》、《答虜王请出边闕城》，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3、162页。

这里的所谓“修城盖寺”，不是归化城的工程，而是美岱召的工程。¹如前所言，万历五年之前美岱召已经有城有寺，那么万历五年至八年为何又有修城盖寺之举？我以为，这正反映了美岱召不断修缮、增修的过程，而且此过程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还在进行。

4、美岱召的增建

俺答汗在其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间，重点致力于将藏传佛教引入蒙古。为了在青海同西藏黄教领袖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会谈，俺答汗于万历三年（1575）在青海湖湖东兴建察卜恰勒庙（Čabčiyal süm-e），万历五年（1577）建成，明帝赐名“仰华”。六年（1578），俺答汗在这里同三世达赖举行了著名的仰华寺大会，从此蒙古人开始放弃萨满教，迅速皈依佛教。俺答汗许愿“在会聚流动人众的阔阔合托[城]（按即呼和浩特、归化）中以珠宝金银修造万众皈依的释迦牟尼像”，²并在万历七年（1579）返回土默特后立即着手修造寺庙，并铸银佛三尊，八年（1580）寺庙建成，明帝赐名“弘慈”。³弘慈寺即今日呼和浩特大召，因其内安放银佛，俗称银佛寺，很长时间内是内蒙古地区最著名的黄教寺庙。

万历九年十二月（1582年1月）俺答汗逝世，蒙古人为他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高僧满珠锡里呼图克图诵读了八万四千经，俺答汗的遗体在一片诵经声中停放了七七四十九天，明帝也派人参加了葬礼。满珠锡里呼图克图和明朝派来的占卜师为俺答汗选择了葬地：“安葬阿勒坦汗遗体之地，由汉国占师、尊满珠锡里呼图克图达赖喇嘛亲自卜其凶吉，于是在哈喇兀纳山（Qarayun-a qan）阳建立宫殿，如同宝贝般（将阿勒坦汗遗体）安葬。”⁴如前所述，哈喇兀纳山即大青山，在大青山之阳即南麓安葬俺答汗之地，最适合的地方非美岱召莫属。荣祥先生曾说：“在（美岱召）寺的大院北墙外，紧靠大青山南麓，有顺义王家的祖坟清代村中人民称它为公爷家坟。”⁵是为《阿勒坦汗传》所载俺答汗葬所的佐证。

¹ 见薄音湖《呼和浩特城（归化）建城年代重考》，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²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430页。

³ 弘慈寺建成的时间，不少著作都确定在万历七年（1579），这是盲从《全边略记》卷2《大同略》、《明史纪事本末》卷60《俺答封贡》载万历七年明帝为俺答赐寺额“弘慈”所致，应以《明实录》万历八年明帝赐名弘慈的记载为准（《明神宗实录》卷107，万历八年十二月辛丑）。

⁴ 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第291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

⁵ 荣祥、荣庚麟《土默特沿革》附录《福化城考略》，土默特左旗文化局编，1981年。

土默特首领将俺答汗的死讯通知给三世达赖喇嘛，并邀请他前来蒙古。三世达赖于万历十三年（1585）来到土默特，广泛进行宗教活动，他对土葬俺答汗深为不满，责备说：“你们怎么能把这无与伦比的珍宝抛入地下？”于是下令掘出火化。¹火化仪式在万历十五年（1587）举行，据说火化后拣获了很多状如五色珍珠的舍利子（高僧死后焚其身而得到的凝结物），由巴勒布（尼泊尔）工匠以珍宝金银制作舍利塔将舍利子放入其中，供人们供奉。²安放俺答汗舍利塔的地方，也在美岱召，其佐证亦来自荣祥先生的文章。

前引荣祥先生的文章说：“（顺义王家祖坟）每座虽大小不等，而形式却都一样。都是用砖做一个须弥形基座，上用石灰做成圆锥塔式坟顶，涂以红泥，这是一种宗教藏身塔的葬法，前清末叶有一两座坟发生了破洞，人们从里边掏出许多二、三寸长的小泥塔，其底部都沾有小米数粒。”并且认为这同《蒙古源流》所说三世达赖火化俺答汗遗体并得到无数舍利子的记载，完全符合。³

《草原佛声》的看法与荣祥先生相同：“……在达赖喇嘛的主持下，按照佛教仪式重新为阿勒坦汗举行了葬礼，将阿勒坦汗骨殖从地下起出火化，在宝丰山（按，宝丰山指美岱召北面大青山的一座山峰）阳修建灵塔，将骨灰安放于塔宫中。”⁴

万历十六年（1588），三世达赖死在蒙古地区传教过程中，在临死前他留下了遗嘱，说他的转世要出自蒙古族。俺答汗之孙松木儿台吉恰好在三世达赖死后第二年（1589）生有一子，于是这个孩子被认定为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起法名云丹嘉措，是为四世达赖喇嘛。1602年，十四岁的四世达赖前往西藏坐床。1603年，四世达赖与众人商议，认为蒙古地方没有继续达赖喇嘛掌教坐床的喇嘛，于是派十二岁的根敦巴勒藏札木苏实哩巴达喇嘛前来土默特，1604年在呼和浩特大召坐于三世达赖曾坐过的法床之上，被尊称为“大慈迈达哩胡土克图”。⁵迈达哩（mayidari），汉译“弥勒”。

迈达哩活佛在蒙古地区从事了一系列宗教活动，其中一项是在1606年应大成台吉（即把汉那吉）之妻大成比妓之请，为她新塑造的弥勒佛像开光。开光过

¹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435页。

² 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第328—332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

³ 荣祥、荣庚麟《土默特沿革》附录《福化城考略》，土默特左旗文化局编，1981年。

⁴ 苗润华、杜华《草原佛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⁵ 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第374—378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464页。

程颇具神奇色彩：“丙午年（1606）……当那位圣人从秘汇坛城之门飞散花朵之际，众人看见有花雨从空中落下，具有全备福缘之人更清晰地见到众彼岸智慧现形而来，化入雨中。”¹

大成比妓（Dayičing beiji，“比妓”源于汉语“妃子”）又称“把汉比妓”（Bay-a beiji），在《蒙古源流》中被称“托克对玛齐克布延图达赖哈屯”（Toydoi mačiy buyan-tu dalai qatun），是因降明而促成“隆庆和议”的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的妻子，明封忠义夫人。人们普遍认为，大成比妓是在福化城塑造弥勒佛像的，而为佛像开光的喇嘛迈达哩之名亦意为弥勒佛，所以福化城从此以美岱召（迈达哩召的异译）一名流传至今。

大成比妓请迈达哩活佛为新塑造的弥勒佛开光，当然是一次宗教盛举，与此相应的举措是同在1606年，大成比妓修筑了美岱召泰和门，此门今仍在，记其修筑缘起的泰和门石刻题记亦流传至今。泰和门的修筑，显然应与恭请迈达哩活佛前来开光有关。石刻题记是：

“元后敕封顺义王俺答呵嫡孙、钦升龙虎将军天成台吉妻七庆大义好五兰妣吉，誓愿虔诚，敬赖三宝，选择吉地宝丰山，起盖灵觉寺泰和门，不满一月，工城圆备，神力助佑，非人所为也。皇图巩固，帝道咸宁，万民乐业，四海澄清。大明金国丙午年戊戌月己巳庚午时建。木作温仲、石匠郭江。”

这里的“天成台吉”实为“大成台吉”，即“把汉那吉”，其妻“五兰妣吉”即“大成比妓”，已有人作了考证。²所谓“大明金国”云云，一种解释是“大明朝所属的金国”之意（“俺答”意为“金”，俺答汗的土默特政权自然可称为“金国”）；³另一种解释是“大明”在这里并没有“明朝”的意思，它来自蒙古语“格根”（gegen，光明），俺答汗即称“格根汗”，所以“大明金国”之意实为“格根阿勒坦汗之国”；⁴还有一种解释是“大明”在这里只是修饰词，“大明金国”表示的是“伟大的金国”之意。⁵孰是孰非，因涉及到蒙文文献和蒙语知识，进一步的研究，本人力所不逮。

但从泰和门题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首先泰和门之修筑，是因为大成比妓

¹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404页。

² 见乔吉《内蒙古寺庙》“美岱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2—89页；薄音湖《明美岱召泰和门石刻考》，《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

³ 李瀚云《“大明金国”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⁴ 乔吉《内蒙古寺庙》“美岱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6—87页。

⁵ 薄音湖《明美岱召泰和门石刻考》，《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

“誓愿虔诚，敬赖三宝（佛、法、僧）”，完全是出于宗教的目的，或者说，留存至今的泰和门是宗教活动的产物；其次，美岱召当时又被称作“灵觉寺”。不过仍有不能明确解释的地方，如泰和门、灵觉寺的名称，显然不是蒙古人所为，一定出自汉人，但起此名称的人是谁，其初衷如何，尚无史料揭示，尽管“泰和”、“灵觉”的祥和、启迪之意一望可知。

泰和门可能是明代美岱召最后完成的建筑，它的“城寺”的形制和规模最终确定了下来。

二、清代的美岱召

1、清代对喇嘛教的政策

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在和漠南蒙古的关系中，逐渐接触到了喇嘛教。清朝统治阶级了解到蒙古各部落信仰喇嘛教已有很长的历史，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和势力。因此，清朝政府把联络喇嘛教、鼓励蒙古人崇尚喇嘛教定为国策。康熙皇帝曾明确地表露：“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自汉、唐、宋至明，历代具备其害。”¹乾隆皇帝则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²清朝利用喇嘛教为柔服蒙古的工具，特意加以提倡和保护，对喇嘛教上层人物尊崇优礼，使喇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益大。清政府参照世俗官僚体制制定了僧人等级制度，《大清会典》卷六七：“驻京喇嘛，大者曰‘掌印札萨克大喇嘛’，曰‘副掌印札萨克大喇嘛’，其次曰‘札萨克喇嘛’，其次曰‘达喇嘛’，曰‘副达喇嘛’……”让这些喇嘛教的上层人士犹如世俗贵族封授爵秩，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

清朝政府为扶持和发展喇嘛教，在蒙古地区大力鼓励和提倡兴建喇嘛教寺庙，把蒙古地区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大量耗费在兴建寺庙上。据相关资料记载，自藏传佛教再度传到蒙古地区到清朝时期，内蒙古的寺庙一度达到 1600 多座。³土默川上当时就盛传着“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召”之说。清朝统治者认为通过建造寺庙可以加强对喇嘛教的宣扬，达到对蒙古人民进行思想统治的目的。

清朝政府为了利用喇嘛教，采取了很多扶持和发展喇嘛教的政策，但与此同时，清朝政府还担心喇嘛教的势力过于强大后，威胁其对边境地区的统治，对喇嘛教又采取了许多控制和限制政策。特别是到了清朝中期以后，颁发了许多“喇

¹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〇，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33 页。

² 见雍和宫《喇嘛说》碑文，转引自佟德富《蒙古语族诸民族宗教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78 页。

³ 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土默特志·上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864 页。

喇嘛禁令”，抑制和削弱喇嘛势力，削减上层喇嘛的特权；限制喇嘛庙规模，控制喇嘛庙经济的发展。

总之，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以后，采取尊崇和保护喇嘛教的政策，极尽怀柔和笼络之能事。通过喇嘛教对蒙古人民进行精神奴役，麻醉蒙古族人民，放弃反抗和斗争。所谓“以黄教柔驯蒙古”，¹以“神异降服其心”，²借以稳定清朝北部疆域，使“西北之边境安”。³后期清政府一改以往对蒙古地区尊崇、优待的民族宗教政策，转而采取冷淡和疏远的态度，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地位日趋下降。

以上介绍清代对喇嘛教的政策是为了引出这一时期美岱召的情况，因为此时美岱召的发展变化正好是清政府对喇嘛教政策变化的一个缩影。

2、清代美岱召的发展变化

清朝统治阶级不仅在政治上支持喇嘛教的发展，而且在经济上也大力扶持喇嘛教的寺庙，给寺庙以很多经济优待的特权，所以美岱召在这段时期也有短暂的发展。

1632年，俄木布归降清廷，土默特部原有土地皆为清廷所有。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实行了土地国有制，规定土地不许买卖，只准出租。清廷分给寺庙的土地称“香火地”，以养活喇嘛、供养神佛，由寺庙长期使用，国家不再收回。这一时期清政府也给美岱召拨了大量土地供其赡养喇嘛，但美岱召的喇嘛不会种地，便将土地出租给汉人耕种，自己成为庙产土地的食租者。1985年，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发现了大批散失于民间的美岱召土地契约。经整理，契约共1612份，签约时间最早的为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最晚的是1950年。

我们举其中一例，如嘉庆二十一年（1816）四月十三日契约，约文为：

“立租水地约人董智世，今租到丁不利章盖名下召东水地一块，东至水渠，西至董玉勤，南至水渠，北至董玉勤，四至分明，情愿租到，永远耕种为业。同人言定，使过押地钱二千文，每年出地租钱一千四百文，日后永不许长租、长支短欠，若有蒙古、民人争夺者，章盖一面承当。恐口无凭，立约为证。议上乃春

¹ 魏源《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下篇》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2页。

² 同上。

³ 魏源《圣武记·武事余记》卷十二转引自韩锡铎、孙文良的点校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5页。

庙地租永远长收”。¹（例一）

“丁不利章盖”之名在其他一些地契中也出现过，通过这些地契，我们得知章盖是官名，丁不利是这块土地的转租者，可称为佃东。

“四至”：指这块土地四至地界，不写具体亩数，数量以块计算，反映了当时群众文化水平低下以及土地观念和经济意识比较薄弱。在签订土地契约时，还写上“永远租种”“许退不许夺”即意为租种土地的人有权永远耕种为业，可以主动退回土地，但不许原土地的主人主动收回土地。这种毫不具体也不合理的合同约文使得即使市场物价上涨，地租也不能上涨，这对原土地的主人是极不公平的。

“地租钱”即土地主人应收的年租，如是美岱召的庙地，则是美岱召收租。地租钱被压得很低，社会上物价上涨，而年租数额多年不变，规定了日后永不许涨租的规则。

“若有蒙古、民人争夺者，章盖一面承当”，是对该土地使用权所下的保证，由于后来土地纠纷日渐增多，所以在签约时，均加上此项声明。

“议上乃春庙地租永远长收”，该地租的年租由美岱召乃琼庙的喇嘛征收，其他殿的喇嘛则无权征收，是这个时期美岱召寺庙管理的一种特殊形式。

清朝时期，美岱召的经济收入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庙产土地的租金

这类收入我们可以从大批的土地契约中找到依据，而且根据这些契约所记内容还可视为农田地约，如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二十七日契约：

“立出租地约人密达朝寿灵寺，今因召内银钱紧急，今将土木公舍召郭姓退地与寿林寺执掌。北在王大丛营村东北地一块，系南北田。东至蒙古老贾张姓，西至路，南至大路，北至常姓。四至分明，情愿出租与王世兴长年耕种承业，全人言定，现使过压地价钱贰千五百文整，其不当交不欠。日后倘有蒙民人争夺者，有寿林寺一面承当，全众言明。每年现出地租钱贰百文。两家情愿，恐难凭，立约存照用。”²（例二）

这块土地原是辅国公布施给庙里的，后因庙里钱紧缺又租给了别人。

除了农田地约之外，还有租水约（即美岱召周围地面的沟水，用水浇地须签

¹ 苗润华、姚旭、姚桂轩《美岱召旧村契约》，载《内蒙古文物考》2008年第1期。

² 同上。

订租水约，交纳水费）、地基约（在美岱召的庙产土地上建房，地和房的所有权是分离的，美岱召收取地基年租及押地钱）如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契约，约文为：

“立租地基约人台吉王庆今租到买代尔召火房圪速贵五作儿呆儿坝水圪兔名下召下地基一块，东至墙东，东北至毛卜尔，南至康和和，东南至出路通行，西至康和和，北至王德绪。四至分明，情愿租到，永远修盖居住为业。同人言明，现使过押地钱贰千文整，其不当交不欠，每年土地基租钱壹千贰百文。日后倘有蒙古民人争夺者，有召上一面承当。恐无凭，立租地基约为证。”¹（例三）此外栽树约等也是美岱召的一种土地收入来源。

二是上香拜佛所上的布施

信徒慷慨布施的机会很多，有时是祈求自己和家庭幸福平安健康，有时是祈求免除天灾人祸，有时是为祈求来世幸福超度亡灵，有时甚至只是为了解脱一时的困惑，信徒都会慷慨布施。当然，寺庙每月、季、年定期的大小庙会，更是信徒布施的大好机会，庙会越隆重布施越多。

在发现的这批契约中，我们也看到了布施文约。布施土地者很少，布施土地年租者较多，如前面释文举的第一例“嘉庆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契约就属此类。

三是教徒外出的化缘

喇嘛化缘是美岱召寺庙的重要收入来源。“向信徒化缘，名目繁多，只要寺庙有较大开支项目都是化缘的理由。比如修庙、举行法会、跳查玛等活动时教徒们都会外出化缘。”²所以在清政府对喇嘛教采取扶持的时期，美岱召的各项收入来源较多，经济实力雄厚，除用以维持寺庙正常运转的各项开支外，还兴建修缮了一些建筑。

清廷除给美岱召拨了一些“香火地”以供养喇嘛外，还给了一定数量的庙丁为寺内服役，这些庙丁被称为“丁徒”。“‘丁徒’是俗人，穿的衣服与喇嘛穿的黄色、紫色不同，所以又称为黑徒。”³在寺庙服役的“丁徒”不许住在寺庙之内，可以娶妻生子并拥有很少的私产，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是一种身份特殊的人。寺庙规定，不许妇女留宿寺内，据说美岱召附近有一个专门供“丁徒”居住的村庄

¹ 苗润华、姚旭、姚桂轩《美岱召田村契约》，载《内蒙古文物考》2008年第1期。

² 佟德富《蒙古族诸民族宗教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

³ 土默特左旗编纂委员会编《土默特志·上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46页。

——沙兵崖村，¹但现在已经找不出能够证明这一说法的人或可靠的证据，所以对于这一说法是否属实也就不得而知了。此时的寿灵寺没有常住活佛，据说是因为迈达哩活佛曾在此掌教坐床，之后其它活佛出于敬重便不在此入住。

清代后期，清政府出于政治、经济的需要，对势力日渐扩大的喇嘛教由过去的尊崇、礼遇变为冷淡和疏远，不可避免地制约了寺庙经济的发展。况且由于土默特地区农业化进程加快，大量的牧民因牧场的丧失而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新的牧场，牧场的流失使召庙的布施锐减，加上土地契约上的规定“永远耕种”“许退不许夺”让租佃土地的汉人如转手再租给别人时，作为食租者的美岱召的权利不变，于是只能眼瞅着别人得利而自己却吃大亏。尽管喇嘛们可以得到一些租金，但生活仍过得艰苦。如果遇到庙里需要维修建筑之类重大开支时，还得举借外债。在整理出的这批契约中就有维修建筑契约，里面记载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新建照壁”及维修万佛殿、同治八年（1869）修大雄宝殿的三份契约。不过因本人手里没有关于这几份契约的内容，故不能详细说明当时土地典押的具体规定，但当土地出典而依约到期无力赎回时，便失去了土地，这样美岱召的土地就越来越少，加上喇嘛经营不善，清末时美岱召的经济状况已近衰微，俨然已成为一座“穷寺”。经济繁盛时期美岱召喇嘛人数相对较多，在后期经济衰退时喇嘛相对较少。《土默特志》说：“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寿灵寺有锡连达喇嘛1人、达喇嘛1人、格贵斯4人、一般喇嘛36人、徒丁4人、计46人；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有喇嘛39人。”后期美岱召的收租册上，一捆葱、一担柴、一升谷子都能经常见到。从中可以看出，美岱召在清嘉庆、道光、同治年间达到鼎盛时期，之后逐步走向衰微。

美岱召在过去是一个封闭的寺庙。据该寺喇嘛历代传说，该召原系土默特公爷府的家庙，故而周围10公里内不许居民住占，喇嘛也须在10公里外，白天到寺念经，晚上必须离召，周围20里之内不许人居住。²可从这些地契中看到，美岱召开始和周围居民发生多方面的关系，如附近的村民开始租种美岱召的庙地、上布施、并且有的村民送柴、送蔬菜、交地租粮、烧香、求签、还原的，频繁出入召庙。这说明美岱召已经由封闭状态转为开放的局面。

¹ 苗润华、杜华《草原佛声——蒙古地区黄教第一寺美岱召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

² 同上。

3、美岱召的施主

美岱召里住的是些什么人？谁是美岱召的施主？在阅读《美岱召旧存契约》时，发现文中常提到俺答汗后裔的名字。如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二十七日契约中出现的辅国公即是俺答汗后人，见上（例二）；又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十五日均文：

“立租地契人温宽，租土默公爷名下何家库伦土地一块，押地钱 1200 文，年租 180 文”。¹（例四）

嘉庆十五年（1755年）三月初一契约中提到的台几（台吉的音译）也是俺答汗的后人：

“立租地约人北源永，今租到长报台几那木架哈达不气中滩地一块。东至大道，西至梁顶，东南角至朱天河，西南角至洼头，北至大道，四至分明，永远耕种为业。同众言明，每年地租钱捌佰文，使过押地钱二千伍百文。日后有蒙、民人等争夺者，有长报那木架一面承当，恐口无凭，专立合约存照”。²（例五）

在这些约文中除提到名字的辅国公和台吉外，还有许多不具名的台吉多人。

辅国公是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的后人喇嘛扎布，在乾隆二十一年（1766年）因平叛之功获得封号，这是公爷名称的由来。在归化城土默特旗两翼和大青山以北及今武川县西北有封地。后清廷削去他扎萨克旗的实职，这位公爷就常住在美岱召公爷府内，当地的村民曾见过这位公爷到土默特旗领过粮米，在契约中也多次看到他的名字。有的约文中直呼其“寺主大老爷”，³辅国公有自己的家产，作为施主曾将他位于今何家库伦的一块土地布施给美岱召，（见例二）美岱召再租给别人。可见，辅国公与喇嘛在经济上是分开的，美岱召是辅国公的家庙。

美岱召曾有辅国公府，位于琉璃殿之后，老乡叫楼院，也称公爷府，正中有一硬山式两层楼房，东西各有数间平房，门窗精工装修，庭院开旷整洁，毁于‘文革’中，现已不存在。⁴

¹ 苗润华、姚旭、姚桂轩《美岱召旧村契约》，载《内蒙古文物考》2008年第1期。

² 同上。

³ 王磊义、姚桂轩《美岱召遗存之我见》载《阴山学刊》，2003年9月第16卷第5期。

⁴ 苗润华、杜华《草原佛声——蒙古地区黄教第一寺美岱召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1页。

关于“台吉”成吉思汗家族成年男子均称为台吉。“台吉封号列为等……在归化城土默特两翼旗内，仅有二等台吉2人，四等台吉2人。”¹《土默特旗志》载：“台吉虽增，亦十八人”。土地契约中反映出来的台吉有好多位，如长报那木架台吉、柴登台吉是美岱召的喇嘛，在王族中当喇嘛并不稀奇，当年俺答汗的次子不颜台吉就在青海仰华寺法会上决定出家当了喇嘛。²

约文中还记有没有封号和官职的普通台吉，如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二十九日约文记录了董永行从美岱召租了一块地，在中见人中看到了柴儿旺台吉的名字，该约末尾写到：“台吉柴儿旺情愿召上收租。”道光二年（1822年）六月二十七日的约文记有台吉向寺庙布施的土地年租，

“立布施约人丁不利章盖家室合同四胞弟格贵斯喇嘛那木开把儿旦，情因章盖病故，今情愿将自己美岱桥临街屋地一块由武现珍永远住坐为业，今施与美岱召，每年地谱钱1600文，由美岱召征收。”³（例六）

约文中所说的丁不利章盖在嘉庆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的契约（例一）中提到，章盖是官名，丁不利章盖的房基在美岱桥村，说明他就住在美岱召附近，而且很可能就住在召内的章盖宅。美岱召曾有章盖宅，后来被拆除。

从上面地契中提到的有关辅国公、台吉的记载以及美岱召的建筑（公爷府、章盖宅），可推断出美岱召是俺答汗的家庙，俺答汗的族人是美岱召的施主。

¹ 苗润华、姚旭、姚桂轩《美岱召旧存契约》载《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年第1期。

² 德勒格《内蒙古喇嘛教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1页。

³ 苗润华、姚旭、姚桂轩《美岱召旧村契约》，载《内蒙古文物考》2008年第1期。

三、城寺合一的美岱召

1、巍峨雄伟的古城——美岱召

美岱召的建筑布局不同于内蒙古地区的其它喇嘛庙。它是先有城，后建寺，是“城”与“寺”结合的建筑群，也是内蒙古地区独一无二的著名“城寺”。

从地理位置上看，美岱召以前应是三娘子和大成比妓她们母子以及猛克台吉经常活动的地方。据《三云筹俎考》叙述，把汉那吉的驻地“在山西偏关外哈朗兀住牧，离边三百余里”。又云把汉那吉的二子冷克木台吉和不速布台吉，“二酋俱随把汉那吉住牧在哈朗兀即大板升迤西是也”。¹哈朗兀即哈喇兀纳，意为黑山。古称阴山亦为黑山，明代称大青山。史载“塞外蚤虫渐生，虏多移避大青山”²，俺答汗“以暑急蚊盛，久避青山作佛事”³。自青海与达赖三世会晤后，“请工师五采，建寺大青山”⁴等等。关于青山记载颇多，这里所说的青山与史载“丰州建城”、“建砖塔城”是有区别的。丰州城、砖塔城(今呼市东部辽代白塔)指今呼和浩特一带而言，而青山亦即黑山则很大程度上与美岱召一带有关。这一带地势较呼和浩特高、干燥凉爽、蚊虫较少，作为俺答汗的夏宫兼佛寺是适宜的，其位置亦在大板升迤西。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名即西哨。先是黄台吉每天沉湎酒色、荒淫无度，三娘子很讨厌他，“以故拥精兵而索居西哨”。⁵史称黄台吉驻“兴和直北”⁶，袭顺义王后，活动中心也仍在美岱召迤西。以后大成比妓在俺答汗及把汉那吉死后，拥有相当兵马，也与子素囊“住于归化城地方，分为东、西哨，猛克随位于西哨之地”⁷。在宣大总督涂宗浚的奏疏中也称：“又据七庆大成把汉比妓番文称：‘我

¹ 王世琦《三云筹俎考·封贡考》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复印。

²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4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³ 翟九思《万历武功录》卷8《俺答列传下》，薄音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0页。

⁴ 同上，第97页。

⁵ 翟九思《万历武功录》卷8《黄台吉列传》，薄音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5页。

⁶ 同上，第112页。

⁷ 王世琦《三云筹俎考》卷2《封贡考》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复印。

系先年同夫把汉那吉投降中国首款之人，我同素囊母子两，外铃东西两哨部落，内守得胜、水泉两处边疆……”¹据此可知以归化城(呼和浩特)为中心分为东西哨，西哨又是三娘子及大成比妓及亲属经常活动的地方。西哨应与哈朗兀有密切的联系，或者即哈朗兀的俗称。

据以上可知，美岱召是俺答汗早年所建的一座城寺，是否即福化城学者意见尚不统一，但可以肯定与早期的建寺大青山等记载有关。在明方逢时的《云中处降录》中，我们注意到这样的记载：“全(赵全)为俺答建九楹之殿于方城。”从美岱召的布局看，的确是一座方形城堡式建筑，四角筑角楼，从远处看去嵯峨高耸、威武壮观。作为明代土默川上第一座宫殿及佛寺²，可说颇为可观了。俺答汗死后，其政治中心转移到归化城，这里仍是三娘子及大成比妓以及亲属频繁活动的地方。至今召庙内的太后庙，据历代相传即三娘子死后收贮骨灰的建筑，庙中有一座檀香木塔，“文革”中被毁，从塔基发现骨灰及各式发髻，可知美岱召与三娘子及大成比妓等人关系密切。大成比妓为迎请迈达哩·胡土克图因而修建泰和门时，一并整修大雄宝殿，并将与她密切的这些历史人物作为壁画绘制上墙。

美岱召是一座不太规则的方城，城高约4米，底宽5米，顶宽2米，内用黄土夯筑，外砌以毛石。各墙高度不同，西墙188米，东墙180米，北墙176.5米，南墙164米，环城城墙总长708.5米。全称依山而建。³围墙上设有垛口，垛口的作用是，可以隐藏一名弓手，以便向外瞭望敌情。四隅为角楼，即可用于瞭望，又可作为兵器库，起到屯兵御敌的作用⁴。城门设于南墙正中，南城门为正门、砖筑，上筑有重檐角楼。城门上镶有石匾一块，刻文为“元后敕封顺义王俺答呵嫡孙钦井龙虎将军、大成台吉妻七庆大义好五兰妣吉誓愿虔诚。敬赖三宝选择吉地宝丰山起盖灵觉寺泰和门，不满一月工城圆备，神力助造非人所为也”，并有石刻铭文：“皇图巩固 帝道咸宁 万民乐业 四海澄清”，落款为：“大明金国丙午年戊戌月己巳日庚午时建，木作温仲石匠郭江。”城门内侧筑有东、西马道，由此登上城墙。据说，早年墙上可以行车，（即农历正月十五和五月十五弥勒佛出巡所乘的车）后因石皮塌陷，黄土流失，渐修渐窄。美岱召的这种建筑规制完全是一个古代的坚固堡垒，直到1606年起盖泰和门起才正式成为佛寺。

¹ 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449涂宗浚《请嗣封爵以顺灾情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67页。

² 李逸友《土默川上第一座明代城寺——美岱召》载《土默特史料》，1985年，第16辑。

³ 苗润华、杜华《草原佛声——蒙古地区黄教第一寺美岱召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5页。

⁴ 同上，第136页。

2、梵宇崇闳的寺庙——美岱召

美岱召这座寺庙共由以下几部分构成：大雄宝殿、琉璃殿、乃春庙、佛爷府、西万佛殿、太后庙、达赖庙、八角庙、宝丰塔。

大雄宝殿是美岱召最为宏丽的建筑物，位于寺院中心线的前端。大雄宝殿由三座规模迥异的歇山式建筑连接而成，前面是两层楼的门阁，中间是宽敞明亮的大经堂，最后是空旷高大的佛殿。正门悬有“寿灵寺”匾额。从门楼正门望去，整个大雄宝殿三脊四檐，重重叠叠，好像一体。大雄宝殿成了内蒙古喇嘛教寺庙建筑的样板。经堂内有柱 38 根，中心 20 根十多米高的大红楹柱直通天棚。殿顶为各色佛像等组成的天花图案。经堂中间置有喇嘛诵经时使用的坐垫和经桌，可供喇嘛读诵经文之用。昔日置有经书架，但“文革”时，经书架被毁，经书被烧。佛殿原共有弥勒佛银像，佛像前点有长明灯，设有供桌、拜殿等。经堂和佛殿都有精美的壁画，这些壁画场面宏大，构图精巧，线条流畅，其色彩至今依然绚丽。

琉璃殿，因屋檐顶上覆盖有绿琉璃故称琉璃殿。位于寺院中心线的北端。四周檐柱二十根，显得堂皇气派。殿门西前方有一座小白塔，石阶下为左右配殿，俗称公爷府。一楼是佛寺的后殿，供奉着燃灯、释迦、弥陀三世佛像。故琉璃殿又称为“三佛殿”。二楼外围一周檐柱，木结构迴廊，正门两侧各有六扇窗户，花瓣构造极为精致。三楼无廊柱，无门，与二楼的木梯连接。也有窗户，但窗户都是做死的，无法开启。

乃琼庙是一座藏式两层小楼，位于大雄宝殿西，其形状近乎于方形，是迈达里活佛的住房，喇嘛教将作法的僧人称为“乃琼”，¹本庙又称为乃琼庙。本庙共二楼。一楼是一些作法的饰物，二楼内原供有喇嘛教保护神的铜像，昔日为密宗要地，平日关闭。

佛爷府即活佛府，是清代建筑，是迈达里转世活佛来本召的临时居所，活佛离开时，为美岱召喇嘛用房。本召在清代无常住活佛，首席喇嘛住在达赖庙，事务处设置城东南隅的“召活房”，活佛府便被闲置了，成为没有常住活佛的活佛府。

¹ 姚桂轩《塞北城寺美岱召考》，载自《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 年第 3 期。

西万佛殿原名“灵觉寺”，它是美岱召内最早的佛殿建筑。相传是迈达哩活佛坐床的地方，实际情形是否这样现已不得而知。万佛言佛之多，东城墙外有东万佛殿，所以称此为西万佛殿。殿内正中有4根柱子，前二柱有金色蟠龙。殿前方原有一处宅院，今不存。殿后有一座台吉府小院，今亦不存在。

太后庙位于大雄宝殿东，传说是明代蒙古女杰三娘子的灵堂。殿内原来放置一座高约三米的檀香木塔，传说此塔是三娘子的骨灰塔，因此又称为三娘子庙。据村里的老人说：原塔底座呈方形，塔内分上、中、下三层，塔中放置三个大小相同的木匣子，上面罩有黄布，里面放有发辮、梳子、头饰、蒙古刀等物品。发辮现在还有，过些时还要举办重新安放仪式。但这是否是三娘子的发辮目前还没证据。

达赖庙是位于太后庙后，城内东北处有一座独立的小院。院内有一株500余年的古柏，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行宫，是专门为迎接他而建的。四世达赖云丹嘉措也曾居住于此，因此处曾先后有两世达赖喇嘛居住，故称达赖庙。现在庙内新筑三座黄教祖师像，中间为黄教始祖宗喀巴，左边是三世达赖，右边是四世达赖。

八角庙俗称“老君庙”，位于琉璃殿和西万佛殿之间。平面呈八角形，故称八角庙。根据李逸友先生的观点，八角庙原为凉亭，后大成妣吉对美岱召实施城改寺时，遂变成了八角庙。庙内壁画均为喇嘛教内容，且极为生动，“猴子百戏图”就绘制在八角庙的东南墙上。

宝丰塔因建于巍峨的宝丰山而得名，此塔是三世达赖亲自选定为安葬阿拉坦汗骨灰而特别建造的。该塔高4米，直径3米，圆形顶形状极像草原上的蒙古包。

历史上美岱召也曾新建了一些建筑，如四大天王殿、乃琼庙西新建的佛爷府、琉璃殿前新建了东西万佛殿、白马天神殿等等。但后来有些建筑却在“文革”中被拆除、损毁永远消失了。

美岱召建筑格局的变迁

现有的建筑	消失的建筑
琉璃殿、八角庙、西万佛殿 大雄宝殿、达赖庙、乃琼庙 太后庙、佛爷府、宝丰塔	天王殿、白马天神殿、东万佛殿 章盖宅、台吉府、公爷府

四、美岱召的宗教活动

美岱召从明朝末年开开始成为喇嘛教格鲁派的宗教之所。寺院内有雄宝殿、东西万佛殿、乃琼庙和达赖庙数十个殿宇。其中雄宝殿为最大，也是喇嘛们举行大典诵经的地方。美岱召作为久负盛名的召庙且又是格鲁派传入内蒙古的传播基地，必然有许多大小不同的佛寺活动。这些大小不同的佛寺活动穿插进行，共同构成了美岱召佛寺宗教活动的内容。

美岱召每个月基本都有不同的经会，形式和内容各不一样，但最隆重和热闹的还是每年的正月会和五月会。

正月会是源于宗喀巴在拉萨举行的“传大召法会”，是在过年的时候举行的庙会活动。¹正月初一，全寺庙的喇嘛聚集在寺庙正殿，奉诵“祈愿经”，烧香、叩头、拜佛，举行祈祷祝贺新年法会。正月初二，喇嘛们会到格贵斯、达喇嘛府中拜年。格贵斯和达喇嘛会给拜年的喇嘛散发一些压岁钱。正月初三到初五，美岱召寺庙的喇嘛们相互之间拜年游玩（下棋、玩牌等）但不许放炮和喝酒。一过大年初五，召内锣号开始鸣奏，直到正月十五日。正月会有个传统，就是这天村内每家都要竖起一根灯杆，上面挂一盏红灯笼。这叫做祀灯杆。“据老人们传说，在元朝时期，成吉思汗派兵南下攻打南宋王朝，牺牲了好多兵丁壮士，为了纪念这些人，成吉思汗每到一年的正月十五日竖杆纪念。到这天的清晨，村里人们抢着到召内上第一柱香，乞求一年内人畜顺利。汉民的三官社，也组织秧歌到庙内欢唱闹红火，有狮子舞、车车队等形式。这时喇嘛奏乐，开始念经。到晚上要垒一个大旺火，在召的对面点九曲灯，人们转完旺火再转九曲。在九曲的中间也设一根老杆，上面悬托一盏红灯，人们转完九曲后抱老杆摇几下，表示长命，并且念叨着“摇一下活一百”的吉利语。”²现在拢旺火、转九曲的传统在土默特右旗的许多农村还保持着。十五这天每家每户都要拢旺火，象征来年一年都红红火火、兴旺发达，只是栽九曲时不再是每家每户竖一灯杆，而是每一个村庄有一个灯杆，被称为“老杆子”。抱抱“老杆子”被认为可以给人带来一年的好运。

¹ 苗润华、姚旭、姚桂轩《美岱召旧存契约》载《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年第1期。

² 苗润华、杜华《草原佛声——蒙古地区黄教第一寺美岱召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

美岱召的另一个传统法会是五月会即“灌顶节”会，它是美岱召最重要、最隆重的庙会。

“灌顶节”是美岱召流传至今的最隆重的传统法会。“灌顶节”是俺答汗为纪念在仰华寺接受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灌顶”而举行的法会。

1578年农历五月十五日，俺答汗和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仰华寺举行了神圣的会见。从这一天开始，蒙古族接受了一种新的宗教文化，藏传佛教进入了蒙古地区，并改变了整个民族的性格和信仰。俺答汗为纪念仰华寺灌顶受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遂将农历五月十五日确定为一年一度的传统法会日，并冠名曰“灌顶节”之称。

“‘灌顶’是一种宗教仪式，它源于古印度。据传古印度王在即位时，以四海之水灌于头顶，以表示祝福庆贺之意。灌顶的意义是——荡涤心中污秽，使修行者获得智慧。”¹

美岱召的“灌顶节”会期为七天，从农历五月十一日到十七日，十五日是正会。据《塞北记游》记载：“每岁五月十三，居民商户，车马云屯，杂技百工，靡不聚集，为塞上一胜会也。”²显然，这是当时庙会的胜景。大人小孩都穿着最好看的衣服，来这里上布施而得佛爷的恩赐，视一年通顺幸福。庙会期间热闹异常，方圆数百里的群众都来参加这次盛会，不分男女老少，高官贫民都前来烧香拜佛，为生活的安康而祈福禳灾，时间长达七天之久。

庙会从五月十一正式开始，五月十三是正会，同时这天也达到了庙会的顶峰。求签问卦者、烧香拜佛者，大雄宝殿院中人流摩肩接踵，手拿香表、红布、绸缎、匾额的人群从外面潮水般涌进来，写布施处被围的水泄不通。逛庙会的人群可以分为三种，敬香还愿的、求签疗病的、慕名观光的，而更多的人是慕名来观光的，可见庙会的社会影响力。大雄宝殿前绿树成荫，是庙会上从事商业活动的场所，饮食饭馆、街头小吃、香表纸钱等各种摊贩，在此招揽生意，叫卖声此起彼伏。每当庙会，演戏敬神是必有的内容。每年都会从各地请来剧团为当地群众献上精彩的演出，而各地群众为求子、消灾、祈福纷纷给寺庙上布施。

同时，寺庙僧众要按一定程序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在这些庆祝活动中跳查木是最重要的一项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以求神保佑、降福消灾。

¹ 苗润华、杜华《草原佛声——蒙古地区黄教第一寺美岱召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7页。

² 劳亦安辑《古今游记从钞·卷四十六·塞北记游》，中华书局，1961年，第372页。

跳查玛时表演者化妆成各类角色，有骷髅、鹿、牛头、阎王、老者，参与的人很多，有时多至 64 人。他们带上色泽鲜艳的面具，造型颇为奇特。跳舞时，在场地的一角要不停地唸诵经典。还有各种鼓乐、法器伴奏。开舞时各类角色依次入场围成一个大圈。牛、鹿二人居中，手持大刀向地下砍去，将鬼杀死。其他舞者或吐火、或吞刀作狰狞状以助杀鬼阵势，其意义为祈福禳灾。¹

美岱召的灌顶节庙会自明代万历年间出现以来，在嘉庆道光年间达到兴盛，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土默特地区较大的民间宗教活动。地方上各个阶层广泛地参与庙会，表明了民众共用庙会这一信仰与仪式体系，对地方福祉的追求是一致的。美岱召庙会虽然以佛寺为依托，但却只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其本质是一种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地方社会多数群体宣泄精神、政治、民族和文化情绪的载体，具有符号和象征的作用。”²尤为重要的是，美岱召庙会形成了非常复杂的以治病、生育、祈福、游乐等为核心的社会民生功能。民间庙会是社会风尚的集中体现，庙会的形成需要稳定的社会生活，美岱召庙会增强了地方社会的凝聚力，能够稳定地方社会的社会生活秩序。对本地方民众的生活，从个人、家庭到整体社会的精神风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其成为本地方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精神依托。

¹ 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土默特志·上卷·宗教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67页。

² 段继业《宗教寺庙的社会潜功能》载《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五、美岱召的历史地位与重要价值

1、经济地位

俺答汗在土默特地区建立板升,发展农业,丰富了土默特人的经济文化生活,为以后土默特地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俺答汗入驻土默特后,注重恢复发展生产,特别是“隆庆和议”后,实现了蒙明双方较长时间的和平稳定关系,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土默特地区已是“开云田丰州地万顷”,¹农业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引起了社会新的变化。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过程中,一部分蒙民从汉民手里学会了农业生产的技术和方法,渐渐从牧业经济中脱离出来,开始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他们的劳动场所就发生了变化,先前逐水草而牧,漂泊不定,此时却在固定的几块田地上辛勤劳作。当他们被固定在一块或几块土地上时,定居就成为必然。可以说美岱召的建立使土默特部由“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到了定居的农业生活。这些蒙民逐渐走出蒙古包,走进汉式房屋,即“板升”,过上了定居生活。相应地,他们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由牧业人口转为农业人口。美岱召周围开展的农业生产活动不但促进了土默特地区的农业发展,满足了当地粮食需求,缓解了社会矛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当地农牧互补,许多蒙族和汉族把农业和畜牧业结合起来,生活很快富裕起来,“全有众万人、马五万、牛羊三万、粟二万余斛,自馨有众六千,元有众三千,马牛羊称是”,²其它首领“最下者亦千骑”。³普通劳动者许多人“配有妻室,积有财物”,⁴从而使土默特部的经济迅速好转。农牧业的相互发展也促使蒙汉民杂居于板升之中,形成了所谓“宣大之间,虏错而耕牧如棋布”⁵的农牧交错景象。半农半牧业的经济形态遂成为此后土默特部蒙民营生居息的主要经营方式,土默特

¹ 翟九思《万历武功录》卷8《俺答列传下》,薄音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9页。

² 刘绍恤《名臣宁攘要编·云中降虏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6页。

³ 翟九思《万历武功录》卷8《俺答列传下》,薄音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0页。

⁴ 郑洛:《慎招纳》,见《登坛必究》卷38

⁵ 王世贞《北虏始末志》,《明经世文编》卷331。

部也随经济形态的转化而逐渐成为定居在城镇村落的蒙古部落,对蒙古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此可见,美岱召的兴建,标志着土默特部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定居农业生活,是土默特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文化价值

美岱召集城池、寺庙为一体,这在古代建筑史上是少有的创举,很具有开创性。它是历史上一段重要时期的实物见证,也是蒙汉人民友好交往的标志,美岱召的建筑从艺术角度讲也是一种多民族审美的创新尝试。美岱召人神同处的格局在宗教史上实属罕见。通过研究美岱召的文化历史还可以了解蒙古族旧的婚俗习惯。尤其在宗教方面,从美岱召俺答汗家族到土默特蒙古贵族到蒙民们都笃信佛教,直到广大的蒙古草原上召庙林立,格鲁派藏传佛教已经成为蒙古族固有的宗教了。可见,美岱召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美岱召是入蒙地的汉民和土默特部落蒙古人一起建造的集城堡、寺庙为一体的建筑,内地汉民在这个修建过程中的作用是很大的,可以说起到了主要的作用。他们对美岱召的建成做出了贡献,同时对蒙汉民族间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也做出了贡献。

内地汉民为农耕文化的携带者,原土默特部的蒙古人即游牧文化的载体,蒙汉两个民族杂居必定会产生接触、交流、融合。这样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间的交流就得到了体现,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当然也存在碰撞。总之俺答汗在土默特地区发展农业,建立板升,这些行为促进了民族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丰富了蒙古人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使土默特地区的民族成分、经济形态和文化构造发生了变化,单一的游牧文化发生了改变,为日后的内蒙古文化多元化起了开端的作用。

另一方面,美岱召是喇嘛教在蒙古草原上的第一座寺庙,也是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重要弘法中心。藏传佛教的引入,使蒙古族的思想文化发生了极大变化。藏族历法、文字、医药等知识在人们求签占卜、烧香上佛、寻医问药的活动中随之传入,因为寺庙是当时宗教活动的中心。这些活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加强了蒙藏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毋庸讳言,后来黄教在蒙古泛滥成灾,成为

束缚蒙古人口、生产和思想文化发展的障碍，但是黄教在其传播初期对蒙古族文化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也是不容置疑的。因此美岱召作为黄教在土默特地区的圣地，对蒙藏两个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俺答汗开创了蒙汉两个民族友好合作、和睦共处的时代，而美岱召的建立是蒙汉两个民族友好相处的一个具体表现。虽然存在局部的碰撞，但是总体上一直保持着和睦相处的民族关系局面。“文化遗产是人们所承袭的前人创造的文化或文化产物。他们是过往生活的凭证，有着历史、地理、民俗、宗教、人文、社会、心理、经济、政治等广泛而深刻的内涵和价值，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¹美岱召是蒙汉人民文化生活友好交流发展的历史见证，是包头市乃至内蒙古的历史文化财富，今天的美岱召正以它独特的魅力散发着熠熠光辉。

¹ 冯骥才《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普查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结 语

综合以上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美岱召是蒙古土默特部在丰州滩上的第一座寺庙,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虽然前辈学者对它的研究有几点争议比较多,如美岱召与大板升、福化城的关系。但根据收集到的资料经过梳理分析,我认为:“美岱召不是大板升,美岱召的前身可能就是福化成。”清代时美岱召经历了从鼎盛到衰退的过程。从原来拥有大量土地、庙丁和其他庙产收入到最后一捆葱、一担柴、一升谷子都要记入收租册的“穷寺”。大批美岱召旧存地契的发现,证实了美岱召是俺答汗家族的家庙。

美岱召的建筑布局是先有城,后建寺,城寺结合的建筑格局在内蒙古地区也是独一无二的。俺答汗及其家族起居地和寺院在同一块地方,“城寺合一、人佛同居”是必然会出现的局面。延传至今的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所举行的灌顶节庙会为美岱召所独有,并形成了以治病、生育、祈福、游乐为核心的一种社会功能,对稳定地方社会秩序,增强地方凝聚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美岱召经历了俺答汗与明朝从战争到和平,通贡互市、开发土默川、接受顺义王封号,迎请三世达赖喇嘛来蒙古传教,以及明清时期对蒙古地区各项政治、经济、宗教政策的变化。它所蕴涵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内蒙古其他寺院都无法相比的。

参 考 文 献

史料:

- 【1】《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影印本。
- 【2】甄达真, 子强译著 《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 【3】陈子龙《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影印本 1962 年。
- 【4】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 【5】薄音湖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2, 4 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 【6】方逢时《大隐楼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 【7】方孔炤《全边略记》, 广文书局复印本
- 【8】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 1977 年。
- 【9】王士琦撰《三云筹俎考》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复印
- 【10】《清世宗实录》中华书局 1985 年。
- 【11】魏源《圣武记·武事余记》中华书局, 1984 年。
- 【12】清 会典馆 汉文本《理藩院则例》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年。
- 【13】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 1974 年。
- 【14】刘秉忠《藏春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 【15】明《筹辽硕画》.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
- 【16】郑晓 《吾学编·北虏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 【17】刘绍恤《名臣宁攘要编·云中降虏传》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书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 【18】王鸣鹤《登坛必究》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
- 【19】肖大亨《夷俗记·教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
- 【20】劳亦安辑《古今游记丛钞》, 中华书局, 1961 年。

【21】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22】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专著：

【1】杜华、苗润华《草原佛声—蒙古地区黄教第一寺美岱召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

【2】乔吉《蒙古佛教史：北元时期1368—1634》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

【3】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土默特志·上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

【4】德勒格《内蒙古喇嘛教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5】释妙舟《蒙藏佛教史》广陵书社，2009年。

【6】(俄)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汉译本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

【7】冯骥才《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普查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8】陶克涛《内蒙古发展概述》(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57。

【9】乔吉《内蒙古寺庙》(有关部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年。

【10】佟德富《蒙古语族诸民族宗教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1】包头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政协东河区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包头宗教史料》
1990年。

【12】余元盒《内蒙古历史概要》(有关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论文：

【1】李逸友《土默川上的第一座明代城寺——美岱召》土默特志编委会编《土默特史料》第16辑，1985年。

【2】于永发《美岱召别议》土默特志编委会编《土默特史料》第16辑 1985年。

【3】费克光《论嘉靖时期(1522——1567)的明蒙关系》民族译丛，第6期 1990年。

【4】荣祥《“福化城”考略》出自《土默特沿革》上卷“呼和浩特沿革纪要” 1957年。

- 【5】胡钟达《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城）建城年代初探》，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
- 【6】薄音湖《呼和浩特城（归化城）建城年代重考》，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 【7】李漪云《大板升城考》，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 【8】于永发《美岱召别议》见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土默特史料》16辑，1985年。
- 【9】李漪云《“大明金国”考》选《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 【10】姚桂轩《塞北城寺美岱召考》，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 【11】王磊义、姚桂轩《美岱召遗存之我见》，载《阴山学刊》第16卷第5期，2003年。
- 【12】苗润华、姚旭、姚桂轩《美岱召旧存契约》，载《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年第1期。
- 【13】段继业《宗教寺庙的社会潜功能》载《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致 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受到导师薄音湖老师的悉心指导，从一个标点符号、词语到句子的语法他都一丝不苟的认真修改，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将对我以后的学习及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师母明月老师，在这三年中她对我的学习和生活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没齿难忘，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还要感谢任其恁老师，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度的敬业精神对我影响很深。张久和老师渊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给了我深深的启迪。在此，真诚的向你们道声谢谢。